

經籍典第一百二十三卷

書經部總論三

朱子全書二 周書泰誓

石洪慶問尙父年八十方遇西伯及武王伐商乃卽位之十三年又其後就國高年如此曰此不可考因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序必差悞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 右語類一條

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此條答徐

元聘

莊仲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卽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旣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 右語類一條

洪範

敬夫所說牴牾處必是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經作十三年而編年之書乃定從序說鄉見柯國材說以洪範考之訪于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當年初克商時便釋其囚而問之不應十一年已克商至兩年後乃問之也其說似有理亦嘗以告敬夫敬夫大以爲然其書已嘗刊行至是遂止敬夫之服善如此亦難及也 此條答廖子晦

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謂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猶言天奪之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猶言所謂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河出圖洛出書易中明有此說豈得而不之信耶未知林氏之說如何望折衷曰便使如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啟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 此條答潘子善

說洪範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說得出只自恁地熟讀少間字字都自會著實又云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 問洪範諸事曰

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如周官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斷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糊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

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

忽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己之革曰不然是或從或革耳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

問視聽言動比之洪範五事動是貌字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這裏

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說得也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得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是略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卽是此五福否曰便只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底卽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也盡得此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 問五行所屬曰舊本謂雨屬木暘

屬金及與五事相配皆錯亂了吳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雨只得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左傳云金寒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須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問凡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以其嚴否曰然 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爲天下做箇樣子使天下視之以爲

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皆是皇之所建皆無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當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道遵王之路皆會歸於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爲歸下文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是訓是行以近天

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許多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協于極但不罹于咎者皇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爲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恁地三德是就此道理上爲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低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爲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爲六極在天亦爲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卽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爲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書初看其言若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皆只是此理如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

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修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則身自正

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天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爲極 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

至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爲安得而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爲之後來覺未盡遂已之直是難以私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爲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說尤疎如以五般皇極配庶徵却外邊添出一箇皇極或此邊減却一箇庶徵自增自損皆出己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德却對惡參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己立標準以示天下使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今人皆以皇極爲大中最無義理如漢儒說五事之中固未是猶似勝此蓋皇者君之稱也如皇則受之皇建其極之類皆不可以大字訓皇字中亦不可以訓極極雖有中底意思但不可便以爲中只訓得至字如北極之極以爲民極之極正是中天下而立之意謂四面湊合至此更無去處今卽以皇極爲大

中者更不賞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哉 以上語類十條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中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旣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尙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

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旣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癘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於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

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自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尙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

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尙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右皇極辨

皇極之說來說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數言以下是推本結煞一章之大意向見諸葛誠之說略是如此但渠說有過當處耳 此條答梁文叔

彊弗友以剛克之變友柔克之此治人也資質沈潛以剛克之資質高明以柔克之此治己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人資質沈潛者當以剛克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爲勝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子不得無些子不得 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

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 問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又問

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

却又說起星文意似是兩段 以上語類五條

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爲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爲六則遂以此時字爲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爲四端加一信字則爲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爲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曰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 此條答潘子善

問洪範中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竊以爲五者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沈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又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恆雨恆寒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曰大槩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欲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 此條答潘子善

問五福六極曰民之五福人君當嚮之民之六極人君當畏之 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極好洪

範大槩曾子固說得勝如諸人 以上語類二條

旅獒

近諸孫將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爲非所宜言不尊君矣銖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如字合作去聲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又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 志我之志

言人之言 右語類

金縢

林間一問周公代武王之死不知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 右語類

問書金縢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段按馬鄭氏皆音辟爲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旣疑周公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迎公來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說銖竊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唯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爲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

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爲匹夫之諒周公豈爲之哉妄意如此乞賜垂誨曰辟字當從古注說 此條答董叔重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旨多疎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以爲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 此條答徐元聘

示諭書說數條皆是但康誥外事與肆汝小子封等處自不可曉只合闕疑某嘗謂尙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其不可解者正謂此等處耳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

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意味 答蔡仲默此條與上兩條說不同兩存之

大誥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爲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苦於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尙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云云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王若曰周公若曰若宇

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衍其語或紀錄者失其語

而追記其意如此也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爲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弔於上帝也 以上語類三條

康誥

康誥梓材洛誥諸篇煞有不可曉處今人都自強解說去伯恭亦自如此看伯恭說書自首至尾皆無一字理會不得且如書中注家所說錯處極多如棗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匪棗通用如書中有棗字止合作匪字義如率父于民棗彝乃是率治於民非常之事 康誥酒誥是武王命康叔之詞非成王也 如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猶今人言劣兄也

故五峰編此書於皇王大紀不屬成王而載於武王紀也至若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至乃洪大誥治自東坡看出以爲非康誥之詞而梓材一篇則又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喻却與無相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詞非酒誥語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

或劓則人康叔爲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但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蓋